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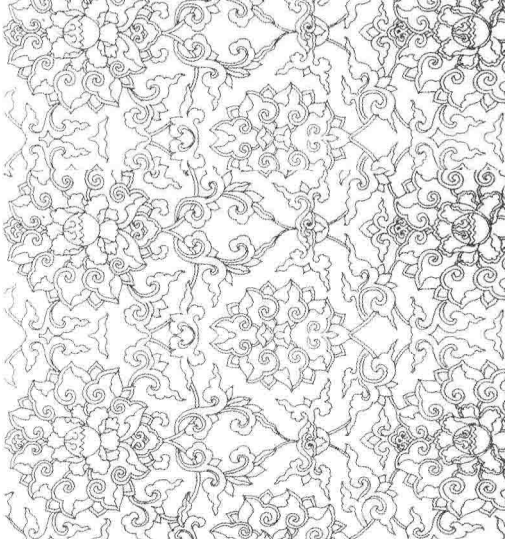
民族学人类学论坛 第四辑

MINZU LILUN YU ZHENGCE YANJIU

民族理论与 政策研究

主 编 雷振扬
副主编 李吉和

民族出版社



民族理论

与政策研究

主 编 雷振扬
副主编 李吉和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 / 雷振扬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3. 6

(民族学人类学论坛. 第4辑)

ISBN 978 - 7 - 105 - 12797 - 9

I. ①民… II. ①雷… III. ①民族学—中国—文集
②民族政策—中国—文集 IV. ①C955. 2 - 53②D633. 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1343 号

策划编辑: 李志荣

责任编辑: 李志荣

封面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e56.com.cn>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60 千字

印 张: 14.125

定 价: 4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2797 - 9 / D · 2508 (汉 378)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24782

民族学人类学论坛 第四辑

主 编 雷振扬

副 主 编 李吉和

编委会委员 何海涛 王 平 程 革 彭建军

编 务 黄 敏 程秀华

目 录

试论民族理论的对象、地位和意义	唐 鸣/1
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创新的几点认识	王希恩/12
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与民族社会发展	彭英明 孙珊珊/30
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重大转变	黄 铸/40
略论毛泽东民族理论及其实践	程 苹/44
新中国民族政策发展 60 年	金炳镐/55
中国特色民族政策与时俱进论	雷振扬/75
优化与创新：科学发展观对民族 政策的时代要求	青 觉 严 庆/87
论民族政策的创新和发展	龚志祥/100
我国散杂居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李安辉/109
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政策实践的效果 及存在的问题	李晓斌 杨晓兰/119
民族政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赵锦山/131
民族优惠政策与民族意识	管志翔/142
中央扶持民族地区发展政策研究 ...	魏后凯 成艾华 张冬梅/153

论少数民族公民刑事犯罪案件中刑法及

- “两少一宽”政策的适用 夏黎阳/173
- 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政策的执行现状、长期
- 影响及对策研究 周 平 胡纪平/184
- 民族地区税收优惠政策调整方向和建议 李俊杰 陈 莉/195
- 中西部国家级民族贫困县财政支出政策绩效分析 叶 慧/209
- 坚持和完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 遗产保护政策研究 柏贵喜 杨 征/222
- 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的完善与创新 哈正利/237
- 全球化、民族要素的相对性与当代族群关系的特点 ... 李红杰/249
- 论族群不能取代民族 田 敏/262
- 休斯对社会学族群关系理论的反思 马雪峰/273
- 都市社会的族群认同及其表述实践 张应强 朱爱冬/280
- 民族利益与民族关系初探 雷振扬/288
- 文化生态学语境下的共生互补观 许宪隆 张 成/301
- 论民族关系与政治稳定 徐黎丽/320
- 当前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内涵和发展趋势 青 觉/327
- 建立我国民族关系评估指标体系的
- 总体构想 阎耀军 陈乐齐 朴永日/341
- 民族关系监测评价模型及其信息处理研究 张劲松/351
- 对口援疆背景下的民族关系协调机制 孙 岚/362
- 民族关系的结构性因素分析 路宪民/374
- 社区改造：城市民族关系发展的新契机 陈 云/387
- 美国民族政策公众评价理论研究综述 邓 艾/397

国外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与民族关系	何俊芳/414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产生的背景	丁明国/426
加拿大“语言浸化”教育政策述评	林志鹏/436

试论民族理论的对象、地位和意义

唐 鸣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是历史上唯一科学的民族理论。但是，在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能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问题，仍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分歧。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民族理论的发展和充分发挥其作用。本文试对民族理论的研究对象、它在各门社会科学中所占的地位以及它的理论和实际意义，谈一些看法。

—

毛泽东同志曾对科学门类的区分、科学对象的构成有过精辟的论述：“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1]297} 每门科学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那么，哪一现象领域所特有的哪一种矛盾构成了民族理论这门科学特定的研究对象呢？民族理论，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民族的理论。然而，这样讲只是字面上的解释，或者说是同义反复，丝毫不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事实上，关于民族，需要研究和可以研究的东西很多，诸如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都可构成民族研究的种种不同的侧面。

而在对这种种不同侧面研究的基础上，就形成了民族研究的各

个不同的学科门类。研究民族历史的是民族历史学，研究民族社会的是民族社会学，研究民族语言的是民族语言学，研究民族经济的是民族经济学……民族理论是研究什么的呢？如果认为民族理论既然是关于民族的理论，那么它就是民族研究的总称，是研究民族各方面问题的理论，那就大错特错了。民族理论既不是研究民族所有方面问题的大杂烩，也不是包罗万象的关于民族的百科全书。民族理论仅仅是民族研究中的一个学科门类，它所担负的任务是揭示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及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途径。换句话说，民族理论是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及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途径的科学。

研究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当今世界，民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据统计，现在世界上有两千个左右的民族，在一百五十多个国家里面，有两个以上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占绝大多数。在所有这些国家中，人们分属于不同的民族或同属于一个民族，民族似乎构成了人们之间的一种“自然界限”。那么，究竟什么是民族，民族具有哪些特征；民族与其他许多社会历史现象，如氏族、部落、阶级、国家等等，有些什么关系；民族与种族，人口数量，地理环境有些什么关系；为什么人类会划分为不同的民族，民族形成的原因、动力、时间、进程是怎样的；民族形成之后，它是怎样发展的，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在发展中，它又有哪些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在历史上，民族有哪些不同的类型，划分民族类型的标准或尺度又是什么；今后，民族发展有些什么趋势，民族是一直发展下去呢，还是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消亡；民族消亡的过程和途径是怎样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民族理论所要研究的。应当指出的是，民族理论不负责回答某一个具体民族何时形成、怎么发展、如何消亡等具体问题，它所要回答的只是一般民族何时形成、怎么发展、如何消亡的一般问题。也就是说，民族理论并不肩负着研究某个或某些民族产生、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的任务，它只是要揭示民族这一社会现象发展的一般规律。

研究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自有民族存在，民族之间发生一定的关系，也就产生了民族问题。在当今世界，由于民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因此，民族问题也就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是民族问题，为什么会产生民族问题，或者说，产生民族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民族问题是怎样产生的；民族问题产生之后又是怎样发展的，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民族问题的内容和性质有些什么不同；民族问题与其他一些社会问题，如阶级问题、革命问题、语言文字问题、风俗习惯问题、宗教信仰问题、经济发展问题等等，有些什么关系；民族问题在所有社会问题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对社会发展有些什么影响；民族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有些什么不同……凡此种种，也都是民族理论所要研究的问题。这里也应当指出的是，民族理论不可能对所有的各种具体的民族问题个个都作专门的研究，它所研究的只是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

研究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途径。在我所从事民族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同志中间，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把民族理论仅仅看作是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种看法忘记了或至少是忽略了对于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途径的研究是民族理论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忘记了或至少是忽略了民族理论的研究对象应当将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途径包括在内；这种把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途径排除在民族理论研究对象之外的观点和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不仅仅是说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理论科学，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导无产阶级正确对待、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所以，它不仅要阐明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要为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指明正确的途径。因此，对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与民族问题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无产阶级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民族问题，无产阶级处理民族问题的一般原则是什么等问题的研究，是民族理论义不容辞的责任。事实上，无

产阶级革命导师在研究民族问题的时候，都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的研究上面。例如，马克思对如何解决爱尔兰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在多年研究之后，修改了曾经坚持了十多年的主张（即认为爱尔兰的解放必须通过英国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爱尔兰和英国的分离是不可能的）得出了新的结论，从而指明了解决爱尔兰问题的正确途径：“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而这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2]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3]。列宁、斯大林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根据俄国历史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探索解决俄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途径，转变了对国家联邦制的态度，从坚决反对联邦制到表示对联邦制的容许，最终确定以联邦制的形式来解决俄国的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决定采用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来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途径。所有这些都说明，对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途径的研究，在民族理论的整个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上述民族理论研究的各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一般规律进行研究，是为了进一步揭示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途径；对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具体途径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一般规律深刻了解的基础上。而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又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对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一般规律的研究，固然需要占有古今中外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大量实际材料；对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途径的研究，则更离不开对各国具体情况的考察。列宁讲得好：“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

具体特点。”^{[4]512} “各个国家还因民族的发展速度、居民的民族成分、居民的分布等等差异而各不相同，如果不估计到一个国家的所有这些一般历史条件和具体国家条件，就根本无法考察这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4]513} 因此，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必须紧密地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一方面，应当结合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发展情况，来阐明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应当联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来阐明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途径。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需要。

二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1]272} 对于民族理论来说，情况一样。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尽管人们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理论观点和具体看法，但这些观点和看法从根本上说来都是非科学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把民族理论奠定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民族理论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就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就我国的情况看，民族理论在各门社会科学中逐渐取得自己独立的席位，应当讲，这还是一件开始不久并正在进行的事情。因此，对民族理论在各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问题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

民族理论算得上一门独立的学科吗？许多同志对此持否定的态度。个别同志认为民族理论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大

多数同志认为民族理论应当包括在科学社会主义之中。还有的同志虽然承认民族理论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又认为它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我认为，民族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民族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现在已经到了把它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对待的时候了。

民族理论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所研究的是人类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和最基本的结构。历史唯物主义对民族这一社会历史现象并不作专门的全面的系统的研究，更不涉及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及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途径等问题。诚然，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人们共同体的基本类型及其发展规律的问题，与民族理论对于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的研究有某些交叉的情形，并且民族理论的研究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民族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民族理论也不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来看，民族学是一门主要用田野调查方法研究各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科学。民族学与民族理论有着严格的区别。在研究方法上，民族学主要用田野调查法，民族理论主要用抽象概括法。在研究的对象上，民族学主要是对世界上的一个个民族进行具体的研究，民族理论主要是对世界上的各个民族进行总体的概括的研究；民族学研究的重点在于各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的规律，它不研究或不着重研究民族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发展的一般规律，更不涉及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途径，而民族理论的基本任务就是揭示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指明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途径。当然民族学与民族理论的联系还是很紧密的，民族学的研究，离不开民族理论提供的理论观点的指导，民族理论也需要从民族学的研究中吸取大量的实际材料。但民族学与民族理论的关系毕竟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那种认为民族理论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的观点，显然是把民族学与民族研究等同起来了。其实民族学与民族理论一样，同是整个民族研究中的独立学科。

的确，民族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把民族理论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对待。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民族理论在我国的社会科学界没有取得自己独立的席位，民族理论的研究一直是包括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当中的，而且这种状况还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科学社会主义是研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学说；正确地对待和处理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及全人类解放斗争胜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的根本目的即指明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途径方面来讲，它就是关于这一条件的学说；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民族理论都可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们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作茧自缚、固步自封的封闭的体系。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必然也要发展，作为人类思想最伟大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当然也不例外。现代科学突飞猛进，发展迅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势：一个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扩展，许多原来属于某一学科中的一个方面的研究逐渐独立出来，形成新的独立的学科，科学的门类越来越多，学科的划分越来越细；再一个就是各门科学互相渗透，彼此协作。对同一现象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出现了许多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民族理论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认为，从理论的发展来讲，它要求人们把它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对待；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它也已经开始并正在取得自己独立的地位。从理论上讲，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对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途径问题的研究上，二者还存在着交叉的情况，但民族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对象及任务毕竟有所不同：科学社会主义主要研究的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民族理论主要研究的是民族

和民族问题，科学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的整个解放斗争提供直接的理论武器，民族理论则仅只是为无产阶级正确地解决民族问题提供理论原则。虽然对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研究离不开对民族问题的研究，对民族问题的研究也离不开对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研究，但对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一般规律的探讨，始终都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完全包容得了的。因此，为使科学社会主义能够更加集中地研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为使民族理论的研究能够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进行，随着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理论本身的不断成熟，民族理论必然要求人们把它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对待，来进行研究。

三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5]因此，民族理论在我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民族理论是系统化的民族观。民族观是人们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它一方面表现为人们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看法，另一方面反映在人们对待、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态度及方法上面。随着民族的形成、民族问题的出现，人们就开始产生对民族、民族问题的认识，并用这种认识再去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由于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不同，决定了人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不一致，因此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历史时代各个不同的阶级有各种不同的民族观。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民族观，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民族观。在不同民族观的指导下，不同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和结果是有本质区别的。以无产阶级的民族观来对待和处理民族问题，民族之间的矛盾、隔阂才会逐步消除，民族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民族理论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民族观，是无产阶级民族观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因此，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对于帮助人们清除资产阶级民族观的思想影响，逐步树立无产阶级民族观；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坚持民族平等，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有着重要的作用。

民族理论是民族研究的理论基础。民族研究包括有许多学科门类，民族理论只是其中的一门学科。但是，民族理论对民族研究的其他所有的学科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这些学科的理论基础。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为所有这些学科的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一方面，对民族的任何方面的研究，都是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民族观指导下进行的，不是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民族观指导下进行，就是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民族观指导下进行。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和社会发展方向的一致，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因此保证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及民族观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为使民族研究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民族研究的各个学科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民族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另一方面，我国的民族研究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是为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服务，而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在理论上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理论原则，这也决定了民族研究的各个学科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作为研究工作的指针，一刻也不能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所指明的正确方向。其次，民族理论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所有这些学科都有效。民族研究的各门具体学科都只是从某一个侧面对民族进行具体的研究，所揭示的都只是民族发展的某一个方面的规律。如民族语言学专门研究民族的语言，所揭示的是民族语言发展的规律；民族经济学专门研究民族的经济，所揭示的是民族经济发展的规律；民族风俗学专门研究民族的风俗，所揭示的是民族风俗发展的规律。民族理论则不然，它所揭示的是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因此，民族理论所

揭示的许多规律对民族研究的各门具体学科来讲都适用。正因为民族理论在民族研究的各门学科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加强民族理论的研究，对推进其他各门学科的研究都有很大意义。

民族理论是民族工作的行动指南。民族工作的范围很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大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小到开展一些民族文体体育活动等具体事情。这些工作无论巨细，都离不开民族理论的指导。首先，民族理论通过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而在实际民族工作中发挥重大的指导作用。我们做民族工作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过程。我们党各个方面的政策，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党的民族政策也是这样，它是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党的民族政策闪耀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光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是党的民族政策的理论依据。因此，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发挥民族理论指导作用的过程。其次，民族理论的理论问题对实际民族工作还会产生直接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受到过一些挫折，原因当然许多，但这也不是与民族理论问题上的正确或错误毫无任何关系的。就拿几次大的失误来看，在50年代后期，曾经刮起过一股“民族融合风”，这除了与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以及当时出现的“共产风”有关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民族发展繁荣的时期，而是民族融合消亡的时期。60年代初，由于把“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个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抬高到不应有的高度，扩大了这一命题的范围，把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也归结为阶级问题，并把它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结果给民族工作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害。“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把“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理论更是推到了极端，把民族问